

海派小说专辑

主编 / 魏绍昌

退職夫人自传

潘柳黛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退休丈夫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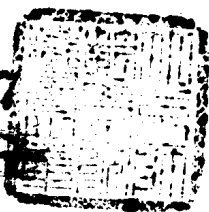
潘 柳 黛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7647

1197647



退職夫人自傳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著 者 潘 柳 黛

新 奇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泰 興 路 一 五 二 弄 四 號 四 室

發 行 者 新 奇 出 版 社

泰 興 路 一 五 二 弄 四 號 四 室

總 經 售 天 下 書 報 社

山 東 路 二 〇 一 號 五 號



•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初 版 •

•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再 版 •



黛柳潘者作

男女以誤會而結合，
以了解而分開。

——王爾德——

目次

一	我與我家	一
二	寡婦式的初戀	一〇
三	變	一六
四	不真的處女	二二
五	貧困與掙扎	三〇
六	我的小愛人	四〇
七	「魯女子」的衝動	五〇
八	一吻難忘	六二
九	有女「懷秋」	六九
一〇	上海的誘惑	七六
一一	熱帶蛇	八三

一二	不怕老婆的男人	九七
一三	娼妓和僕婦	一〇八
一四	郎心如鐵	一一五
一五	在死亡線上	一二四
一六	被棄於人羣之外	一三三
一七	罪與罰	一四四
一八	文妖	一五一
一九	俘虜的投降	一六〇
二〇	樂園如夢	一六八
二一	恐怖的晚上	一七八
二二	文明人的野蠻	一八七
二三	告「小」還鄉	一九七
二四	東南飛	二〇六

一 我與我家

在一九二二年聖誕夜的前一晚，我在家庭裏以第九個胎兒的資格降生到這世界上來。那時我的祖母已經死去，但我的父親，却還正在熱戀着鄰居的一個年輕的寡婦而不常常回家。當我的長姐英，啣命到那個寡婦家裏告訴父親關於我的降生時，父親正穿着緊身的小棉襖棉褲躺在煙鋪上吃鴉片。他的頭連抬都沒有抬，祇是將嘴裏的煙槍拿了下來，慢條廝理的玩弄着，然後淡然的問我的姐姐：

「——是男的女的？」

「女的。」姐姐說。說完便木然站在煙鋪前，看着我父親的毫無表情的臉，據說那一夜我父親還是沒有回來。

我的母親是一個相當標緻而幹練的婦人，比我的父親年輕三歲。她從外祖家承襲了很重的奮卷氣，因此她對於財貨看得很輕。父親是一個商人的兒子——我的祖父和曾祖都是商人——所以在我們的眼睛裏，便覺得父親有着標準的商人習氣：一方面盡情揮霍，一方面過於吝嗇。比方像對於女人，對於自身聲色上的享受，他都不惜一擲千金，但是如果他要他幫助別人時，他便望然却步，一錢如命了。

我的母親雖然生了九個孩子，但是由於產前或產後的將護不好與心情惡劣，產下的嬰兒不健康，我的四個哥哥與一個姐姐都夭折了。在我降生的時候，我祇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後來在三年以後，又生下了我的妹妹蘭，那是當時我家最末的一個孩子了。

由於父親的送有外遇，使母親的情緒變得非常黯淡而嚴肅。她將整個的精神和生命，寄託在她的子女身上，因此她將我們管得很嚴厲。我在神貌上，尤其是眉目間實在太像我的父親了，所以從我生下來，我便爲了父母之間的感情不好，而失掉了母親的歡心。但同時也正爲了這點，父親是比較喜歡我的，祇有我的襁褓時代，曾經真正得到過父親的愛寵。當他每次在那寡婦家裏，因爲吵了嘴而回到自己家裏來的時候，我便被他熱烈的抱在懷裏，而且喃喃的說：

「這孩子跟我一樣，這孩子才是我喜歡的啊！」那樣的哄逗着。

我的母親忍受着叛變了的父親所給她的痛苦，她細心的堅強的教養着我們。當我五歲的時候，那個仍然十分年輕的寡婦，忽然又與另外一個人戀愛了。她堅決的離開了父親，並且帶走了她與父親所生的一個女孩（應該算是我第一個妹妹）。無論父親用任何方法，任何手段，都不能打消她的離志，即使答應她肯和我母親正式離婚。

於是父親被拋棄了，他又訕訕的頹喪的走回家來。八年對於他像一場夢一樣，他是睡在母親旁邊

做夢的，夢裏的人物沒有母親，但是夢醒了，他仍然睡在母親身邊。然而八年的心理上的折磨，使得母親也變了，母親對於叛變了八年的父親，感到生疎而厭惡。她不再是她溫柔典雅的妻子，對他祇是因習慣上的恐懼而變成了一種義務，她也許仍然關切父親，但是那關切，僅因為他是我們的父親，是這個家庭裏的男主人而已。

那時我家裏雖不算富有，却還屬於小康。我們在古老北平的東城住宅區裏，有着五六處房產。在東便門跑馬場，有着一幢精巧的別墅洋房。每年春秋兩季，父親都要在那裏住一個短時，以便參與賽馬的賭博。

父親的身材不高，然而短小精悍。他的個性固執，記憶力很強，但是不喜歡讀書，而且自信心特別發達，他事事喜歡懷疑別人，所以直到現在他沒有一個朋友。母親却不然，母親慷慨而善交際，她自己祇認識一點從外祖父那裏學來的方塊字，但是她很喜歡督促和鼓勵別人讀書。我在父親那裏，接受了他的伶牙俐齒，和特別發達的自信心。我在母親那裏，接受了她的慷慨和迷信學問。我後來許多故事的發生，和我所遭遇到的悲慘的命運，便是我太相信了自己的智慧，和太迷信了別人的學問所致。我七歲的時候才到學校去讀書，但是我也不喜歡讀書，我平日的功課並不好，但是當考試的時候，我却常常能够名列前茅。因為那時我也像父親一樣，有着非常強好的記憶力，一種臨時抱佛腳的天

才。

我接受了父親的外貌，也接受了父親固執的自信心的遺傳，因此到我在高等小學畢業，我還不能得到母親的寵愛。我在家庭裏幾乎是非常孤獨的，父親雖然喜歡我，但是父親離開那年輕的寡婦以後，仍然混在聲色場裏的時候多，而且就連父親自己在家庭裏也是非常孤獨的。大姐英是母親的標準助手，二姐秀和哥哥海又互通聲氣，妹妹蘭是母親最後的一個女孩——爲着父親不能改掉他浪蕩脾氣，那以後，母親便和父親無形分居了。

在家庭裏，由於我的孤獨，我便變得更其頑劣和倔強。母親什麼都好，然而母親對於孩子的體罰太嚴厲了。海哥哥在高等小學讀書時，嘗爲了一學期逃學十二天，到郊外和同學去騎腳踏車，被母親打屁股，甚至三天不能下床。我在十三歲時，已經進了中學的二年級，還挨了母親最後的一次責打。爲什麼原因現在記不得了，但我可以想到，那一定不會是什麼過分大逆不道的事。然而我又被打了，被打得非常厲害，母親用雞毛攆的簾條打我，我的身上和臉上立刻起了一條一條的紅印。可是這一次我也憤怒了，我頑強的仍然坐在椅子裏不動，而且我故意拿起一張報紙在看，我彷彿被打的不是我，我不求饒，也不逃跑，用無聲的表情來反抗母親。果然母親被激怒了，她忽然歇斯特里的將簾條像雨點一樣的抽在我臉上和身上，她將她從父親那裏所得來的怒恨都發洩在我身上——我是她的不寵愛的

孩子——然而我咬緊了牙忍受着，我出一點聲音。想不到這態度，也引起了兄弟姊妹的反感，家裏竟沒有一個人肯同情我的，情形繼續下去，於是我更孤獨了。最後我祇好頑強的閉上了眼睛，心裏想：反正我不會被打死的，這樣，一直到母親吃力了，她自動的停了手。

我被她們拖到一間儲藏室裏。那裏光線不好，沒有電燈，堆滿了柴米油鹽和零星雜物，我像一件貨物一樣被她們拋擲在裏面。然後她們把門從外邊鎖起來，我就無言的被囚在那間屋子裏。天晚了，裏面什麼都看不見，我靠在一堆貨物上默默的想，我想我所犯的罪，第一當然是不該惹惱母親。第二態度不好。第三我的眉目實在太像父親了。我不是母親寵愛的孩子，然而母親總不該像發瘋一樣的這樣打我，我沒有理由屈服，我太可憐了，我願意代替父親，忍受家裏一切人所給我的責難與刑罰。想到這裏，於是我開始哭了，我的一對像父親一樣美好的眼睛裏流出了大顆的眼淚。但是我咬緊了嘴唇，不使自己發出一點聲音。我默默的在這間黑暗的儲藏室裏站立了半個多鐘頭，我感到疲倦和飢餓。是的，她們也許都在吃晚飯了，但是她們不要我了。我匍匐着摸到牆角，我在那裏摸到了一疊厚厚的舊報紙，將報紙攤開鋪在冰冷的磚地上，我拘攣着身體躺在那裏，但是我實在太困倦了吧？不久我就睡着了。

我睡在那冰冷的磚地上，直到深夜才被一個到我家來的表姐叫醒。我的態度使全家都驚異了，她

們是想不到我竟可以忍受這麼長時間的冷藏和黑暗的。那個表姐傍晚到我家裏來，深夜奉母親的命令叫醒了我。我從地上爬起來，低着頭走過客堂到我的臥室裏去睡覺，我不對家裏任何人看一眼，也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但是我知道母親在望着我，她在嘆息這個無罪的孩子實在是太像她的父親一樣的倔強了吧？

從那一次以後，母親再沒有打過我。然而從那一次以後，我與母親和兄弟姐妹間感情的距離，隨着父親荒唐的生活，却更是越來越遠了。

我的父親也許是知道這些情形的，他時常偷偷的給我一些錢，或者給我一點溫暖。但是那溫暖實在太少了，他還是將他自己的家當作旅舍一樣，簡直不大回來的。

我就是在這樣環境，這樣待遇下生長起來的孩子。這一切的情景都使我記憶得很清楚，因之這一切的情景就幾乎影響了我整個的未來。

隔年以後，父親更荒唐了。他在賭博上除了輸掉他家裏全部的財物以外，更慷慨的輸去了東便門外跑馬場的別墅。那一回才使我看見母親真正向他發怒了，她不許父親再走進她的房門，她也不准許我們兄弟姐妹再喊他一句父親。祇有我，還在同情他，每當沒有人在他旁邊的時候，便走到他跟前和他說幾句話。然而他在家庭裏的地位的確低落了，走進走出，就像一個客人一樣。不，比客人還不如

，他在家庭裏享受了過分的自由，那自由使他感到遭人忽略了的悲哀。

家庭裏的氣氛，淒荒而幽鬱，我第一個忍耐不住，我要求母親，讓我到學校裏寄讀。母親也許是實在不喜歡看見我，也許是爲了解除父親的勢力，她慷慨的答應我了，於是我便在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搬進了學校。

但祇有兩個星期以後吧，當休假日我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看見放在書房裏的父親的一隻床沒有了。我再找其它的父親的一切東西，父親的東西都沒有了。家裏的人還是對我那樣冷淡，但淒荒而幽鬱的氣氛似乎減少了許多。我驚異於家裏的這些變動，然而我忍耐着不去動問。結果在吃過晚飯以後，母親告訴我了，她簡單的說：

「妳爸爸走了，在前天。他是押掉了兩處房子走的，這事在昨天我們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不久一定會回來的。」

就這樣，我的爸爸走了，他又有了了一個新的女人，開始了一個新的家庭生活，這些都是以後從他朋友那裏漸漸傳來的。

父親走了，他走了半年沒有音訊給我們，於是母親也知道他在短時內或許不會回來了。
家庭裏自然完全由母親作主了，她第一個通告便是節省開支。大姐英在這一年出嫁了。二姐秀在

高中畢業以後便考入了第一助產學校。我在這一年，初中也讀滿了，在我舉行了初中畢業式以後，我去問母親對於我升學的意見。

「——家裏已沒有什麼錢了，妳不是不知道的，」母親對我說：「但是最低限度，我總設法使妳能够讀到高中畢業。」

然而就在這暑假，我忽然與兩個同學去參加了一個精神病院看護訓練班招請看護的考試。本來像我這樣性格的人，是絕對不宜於作看護的，但是爲了他們的待遇好，我去了。一方面也許真的是爲減輕敗落了的家庭的負擔，一方面自然還是由於在家庭裏太被冷待，即刻就想獨立的原故。

事前我並沒有徵求家裏的同意，事後我將這事報告給家裏了，母親問我：

「妳不願意再讀書了？」

我說：「不，因爲我知道家裏現在很窮。」

結果真是徵倖，我考取了，在三百多個投考人當中，我變成了幸運的二十分之一。我穿上了白色的制服，搬進醫院去住。由那裏的醫生，助手告訴我們，每天應該作的事情。我們在那裏的待遇，是供給膳宿，制服，另外再每月津貼五塊錢。

我很快樂，因爲我知道我生活可以獨立了，我十分勤快的做我的工作，於是我的工作成績立刻成

爲非常出色的一個。

這是北平唯一的一家神經病醫院。院址很大，裏邊收容的全部是女病人。她們發病的原因，以家庭不和佔多數。我們是輪班制，每禮拜調一次班，我的排列是先從三等病房作起，然後二等，頭等，特等……三等病房的病人很多，每天從宿舍跑進病房，就像由鄉間跑到了鬧市。她們說着不堪入耳的褻語，或者將全身赤裸着。有一個輕病房裏的病人也被拷上了兩手，據助手告訴我們是因爲她「不規矩」。那時我祇有十五歲，我還不能知道所謂「不規矩」三個字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直到有一天我親自看到了。

不知是那一個新來的同學，在她也知道了這個拷着手拷的病人「不規矩」時，她忽然好奇的將她的手拷打開了。就在那兩個鐘頭以後，我被另外的同學叫去，去看那個「不規矩」的人。我們看見了她怎麼殘害着自己時，我們都面紅耳赤的嚇呆了。

我又看見患着赤裸狂的病人，將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脫下來，終於脫得一絲不剩。她們像鑒賞家一樣，非常自愛的，細細的欣賞着自己的肉體，同時也在高聲呼叫着，讓立在旁邊的人一起欣賞她。她們之中有的人的身體線條，實在生得很好，到現在使我一閉上眼睛，還能想起其中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的豐滿而美麗的乳房。

二 寡婦式的初戀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瘋人院的像地獄一樣可怕的印象。

在裏邊祇留一個多月吧？我離開那裏了。離開的最大理由，便是我自己也非常神經質，受不了那些病人的騷擾。因為我親自看見了一個新來的同學發精神病了，她是跟我一起投考進來的。

這年暑假結束後，我投考了三個學校，一個是教會立的、一個是普通高級中學、一個是省立高級女子師範。結果我自然到師範學校去讀書了，因為師範學校裏不僅學雜費全免，而且是供給膳宿的。就在那一年，我開始學習寫作，一家報館中秋徵文，我以八九百字一篇「二奶奶的賞月」投去應選，在徵文揭曉的第二天，我的作品被披謔了。我驚喜交加，手足無措，當時的得意真是筆墨不足以形容，在我得到了那一元錢的酬稿時，我真不知將這一元錢看得多神聖，多有價值了。

此後我便有了勇氣，在北平的大小報上陸續投稿。有的被登出來了，有的被編輯韓先生扔到字紙簍裏。偶然也可以在月底從報館方面領到一元兩元或七八角錢的稿費，我常常是把這些錢請我要好同學到點心店或小飯館裏將它吃掉。